

中日关系中的“2+2 工程”

姚文礼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世界主要国家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局势纷纷对其对外战略、安全政策进行了调整。中国与日本也不例外。21 世纪中国向何处去，日本将走向何方，中日关系如何演变？这些问题很自然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新世纪中日两国能否保持一种健康良好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与命运，同时也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紧密相连。我认为，为了发展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可以实施一个“2+2 工程”，即中日两国可以在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行有效合作，中日两国应当充当东亚“安全大厦”的两大支柱及东亚“经济列车”的两大发动机，这就是我所说的中日关系中的“2+2 工程”，也是我对 21 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建言。

一、东亚“安全大厦”的两大支柱

2002 年中日两国隆重庆祝了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2003 年又迎来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25 周年。多年来，中日双方共同努力，在不少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安全合作却处于滞后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安全关系处于一种困境之中，走

出中日安全合作困境是 21 世纪之初两国人民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1. 中日安全困境的表现。观察当今的中日关系可以发现，今天中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缺乏信任、彼此怀疑气氛甚浓，“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影响广泛，在中国认为“日本摒弃和平主义方针，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也大有人在。

2. 中日安全困境的性质。关于安全困境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一般性安全困境与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一般性安全困境产生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产生以来的一种国际关系常态，普遍存在于各种类型的国家之间，其基本特征是国家间的相互猜忌以及由此展开的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活动。一般性安全困境是国家之间冲突爆发的重要促成因素。但是，这种困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一般不会酿成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模式产生于特定的国际结构，往往存在于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19 世纪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与英国之间、二战前德国与英国之间、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皆具此种性质。这种安全困境模式还可以表现为联盟之间的对抗，如一战前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对抗，冷战期间北约与华约之间的对抗。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之所以产生于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植根于挑战国对霸权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又酝酿于霸权国对挑战国的恐惧心理之中，是一个双向激化的发生过程。

日本安全战略的双重性。当今的日本的安全政策呈如下特点：其一，日本一方面对美国的霸权作风、单边主义有不满情绪（在不少方面日本本身也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有增强本国外交、防卫独立性、自主性的要求，希望与亚洲邻国进行某种

程度的安全合作。其二 日本又确实想加强日美军事同盟 欲借日美军事同盟这面“大旗”加强军事力量 拓展本国安全空间（有时甚至不惜威胁他国的安全），扩大其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军事影响力，在“美主日从”的框架下主宰亚太安全事务。日本想做亚太地区“二老板”的企图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正在融入现存国际体制。近年来，中国对于融入现存国际体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 步伐进一步加快，按照国际公认的原则，与世界接轨。美国学者江忆恩指出，从数量上看，1996 年中国参与各类（全球和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 70%、印度的 80%、世界平均值的 180%。就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说，中国参加了总共 37 个中的 30 个 美国参加了 33 个，中国的参与度是美国的 90%。目前“中国基本认可了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国际机制，近乎是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中国积极融入现行国际机制的态度使其明显区别于历史上的所谓的挑战国——德国、苏联。

中国与日本经济合作前景广阔。中日两国，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第二位、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两国又是一衣带水的近邻 进行经济合作各具优势 加上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互补性十分明显。几年前日本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亦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近年来双边贸易增长迅速 2002 年两国贸易额突破 1000 亿美元，2003 年再创新高 超过了 1300 亿美元，大力开展经济合作是两国人民的一致呼声 也是共同利益所在 其前景无限广阔。

中日两国在其他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冷战结束之后一段时间内曾有一种说法，即由于来自北方的威胁消失 联合抗苏的大前提不复存在 中日之间失去了继续进行安全合作的战略基础。但是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上述观点

是不全面的，中日间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重大的合作利益。在朝鲜半岛稳定、东亚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反对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日之间合作利益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既不是简单的‘一般性安全困境’，又不属于‘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处理得当可转化为‘一般性安全困境’，可进行有效的安全合作，相反，则有上升为‘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之虞。

3. 中日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中日安全困境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社会制度、价值观不同，民族利益以及历史文化方面有差异之外，尚有交流、了解不够，缺乏信任，观念陈旧等原因。

(1)了解不够是问题所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30 年来，两国之间在人员往来以及在各个领域的交往方面均有了飞速发展，但是严格说来，交往还是初步的，更谈不上深入的相互了解。

(2)缺乏相互信任是中日两国产生安全困境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近百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又加上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对峙等原因，两国国民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敌对情绪和警惕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容小视，该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不信任感，缺乏信任感就容易将问题看偏，不能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进而产生不必要的对立情绪与摩擦。2002 年 5 月间发生的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3)中日两国产生安全困境的第三种原因是观念陈旧。世界已进入了 21 世纪，冷战结束已经十余年了，但是有些政治家的观念依然十分陈旧，他们的思维方式依然停留在“不是盟友就是敌人”的冷战时代。日本有一位新生代政治家在 2001 年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演讲中声称“亚洲还有三个共产主义国家，冷战在

亚洲并没有结束”。小泉内阁一名重要阁僚在一次演讲时不负责任地散布什么“中国有可能用核武器攻击日本”。此外，另一位日本政要在回答中国是不是军事威胁时声称“中国拥有核武器，并且没有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实事求是地讲，不能说冷战思维仅对日本人有影响，很难说今天中国人（包括政治家、学者）就能够完全告别了冷战思维，例如每当日本自卫队在国际维和行动问题上有什么重大举措或新的突破，有些人就忧心忡忡，似乎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似的。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日本自卫队到一些发生纠纷、争端的地区维持和平，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应当欢迎。拥有一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应该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应当说日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笔者主张日本应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为国际维和行动做出更大贡献。总之，只有不断更新观念，摒弃冷战思维，树立新的安全观，才能逐渐增加两国的信任感，走出安全困境。

为了进行有效的安全合作，中日两国有必要达成某种战略共识，确立双方共同恪守的若干项重要原则。

1. 将安全合作提高到战略高度。中日双方应当提高对安全合作意义的认识，进行安全合作不是可有可无的寻常事项，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惠，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有组织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日趋国际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都难于保障国家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与日本已成为“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如果中日之间发生大的安全争端乃至战争，毫无疑问，不会有赢家。

2. 更新观念，树立新的安全观。中日两国要进行有效的安全合作，需要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必须更新观念，树立新的安全观。无数的事实证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以

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的和平。只有彻底摈弃那种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对方不安全之上的旧安全观，树立以协商与合作谋求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才是现阶段实现国家与地区安全的惟一正确的选择。

3. 重申反霸条款。《中日联合声明》第七条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条都明确阐述了中日两国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应当说，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也是一条非常成功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法宝。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法宝，中日两国 30 年来才相安无事，至少没有发生大的碰撞，两国关系能够健康发展。在纪念两国关系正常化 30 周年之际，在呼吁建立有效安全合作的时刻，我们应当重申并珍视这一原则。中国与日本均是亚太大国，都在谋求全面发展，都不希望在自己身边出现一个君临众国之上的霸主。中日两国任何一方如果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或与他国联合谋求霸权，另一方一定认为这是对其利益的侵害与挑战，必然进行某种反击，冤冤相报，地区将永无宁日。此即中日安全困境处理不当有演变为“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之虞的言外之意。我们应当切实努力，避免此种梦魇出现。

4. 不挑战对方战略底线。众所周知，建立安全合作的基础是共同利益，没有共同利益的合作是难于维持的；损害对方利益、特别是损害对方战略利益的合作更是无法想像的。所以，尊重对方战略利益，不挑战对方战略底线，应成为中日安全合作的另一条重要原则。应当说，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是中国安全战略底线。中国人民对近百年来国土遭瓜分、民族被蹂躏的惨痛历史记忆犹新，又加上今天中国国家尚未统一，部分国土面临被分裂的危险，所以中国对这一问题格外重

—

—

2003

—

—

—

2003

9

—

—

1.

2.

3.

(1)

(2)

(3)

2003 12 12

2012

2004

日中关系在全球化 时代面临的课题

阿南友亮

一、问题所在

自从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30 年里两国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双边贸易额(进出口总计)比 1972 年增长了约 100 倍。人员交流也急剧增加,1985 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到 3000 人,而现在仅在日本大学留学的学生人数就已经突破 6 万人,如果把那些在日语学校学习的留学生也计算在内的话,实际上多达 11 万人。也就是说,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在日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就增加了大约 40 倍。

20 世纪 80 年代,日中两国间的交流真正步入轨道。即便是那时,也无法与现在两国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强同日而语。两国关系的改变,给日中关系的应有状态带来了彻底的变化。例如,由于现在的少子化问题,日本的大学采取了积极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做法。其结果是日本大学内的景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实际上,笔者在大学里负责的班级里就有由 19 名日本人、24 名

中国人、2名韩国人组成的班级。日、中、韩三国学生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自由讨论国际政治问题，在考虑彼此间不同观点的同时，加深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这几年，像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各地的大学里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另外，关于日中之间的悬案之一——靖国神社问题也在发生着变化。2002年小泉首相参拜时，除了日本人中的赞成派和反对派以外，还有住在日本国内的中国人和韩国人组成的抗议团体，相互呼吁各自的主张。这种情况也是近年来日本社会快速走向国际化的一个象征。

日中关系中的经贸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两年前的贸易保护问题，中国媒体把这称作“日中间的大葱之战”等，按照“日本对中国”这样一种对立图示进行了报道。然而，其中实际上还包含有另一个侧面，那就是与执政党自民党保持密切联系的日本农民，针对与中国的农民进行合作、欲在日本出售廉价农产品的日本商社之间的对立，即“日本对日本”的一面。另外，像本田、丰田这样的日本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国内，使中国国内形成了无数个由日本人和中国人构成的利益集团，相互间展开了白热化的竞争。

两国关系的这种质变可以称作“结构变动”，它能够使两国国民的思想意识或彼此的印象产生很大的变化。而相反的一面，近年来在日中两国，思想意识随着实质关系的发展不断变化，对此却出现了很强烈的抵抗情绪、感情上的排斥和消极姿态。如果从统计数字来看，现阶段双方国民之间的感情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对日中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虽然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急速强化，但社会的友好气氛却难以成为支配因素，这正是笔者欲在本文中提出的问题。有关这方面问题的争论虽已百花齐放，但在本文中，笔者将就日

本社会和中国社会是如何彼此产生负面印象的问题，进行集中分析，寻找其内部原因。

二、日本社会的国际化和对华舆论

首先来看日本。过去有 80% 左右的日本国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但在最近十年，这个数字却降到了 40%。对华舆论恶化的大转折点是 1989 年发生的“六四”风波。这时期，对中国的亲近感从 80% 的大关一下子跌落到了 50% 以下。加上此后的 1996 年台海危机等事件，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各种问题对挽回原有的亲近感起了抑制作用。

但除此之外，对于日本对华负面印象的产生，还存在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笔者认为，对中国负面印象的产生，与战后日本社会中民族意识的发展状态有密切的关系。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对近年来有目共睹的日本民族意识的变化做一简单的论述。

所谓民族，它是由 nation 一词翻译而来。再进一步简单说明的话，它是在法国革命时期诞生的词语，是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展的近代特有的社会形态之一。以社会科学的观点来讲，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或者是汉民族、中华民族，这些民族概念都诞生于 19 世纪。民族从古既有的想法并非是基于科学根据的事实，像格鲁纳·阿纳斯特 (Gellner Ernest)、E. J. 霍布斯鲍姆 (E. J. Hobsbawm)、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吉登斯·安东尼 (Giddens Anthony)，这些具有世界代表性的社会科学家们认为，它只不过是近代以后被创造出来的“神话”。^①但众所周知，民族这个“想像的共同体”对近代以后人类的同一性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 在日本的国民国家的建设过程中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族论,许多知识分子描绘出日本人的自画像。对日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进行总括性研究的小熊英二认为,明治以来,围绕着把日本人锁定为混合民族(多民族集团)还是单一民族这个问题,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间展开了论战^②。战争时期 以拥有庞大的殖民地人口为背景,“混合民族论”占了主流。但是战后、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单一民族论在日本社会成了主流。小熊分析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使日本国内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缩小,形成了极为均质的社会。除此之外,经济增长的结果使日本在国际社会被置于“发达国家中惟一的亚洲国家,亚洲各国中惟一的发达国家”这样一个比较孤立的立场,同时又遭到世界的“敲打”(Japan Passing),被国际社会视为异端,这也是重要的因素。另外,小熊指出,在战后的日本学界,势力扩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知识分子根据内发展阶段论,重新构筑了日本的历史,从而把日本人当做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被隔绝的纯种、即单一民族来看待,这也是在社会中普及这种认识的一个原因。

这样的单一民族论所描绘出的日本社会,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岛国 不存在异民族 因此不存在民族纠纷 的、具有均质文化的和平乡土。也就是说,在日本社会不存在异文化和异民族,它通过均质文化来统一整个社会。正因为此,它不存在其他国家所看到的民族间的斗争、相互征服和文化摩擦等现象 而是一个基本上和平、稳定的社会。单一民族论认为 不断发展的岛国独特文化区别于大陆的普遍文化,强调这种特殊文化是民族统一性和共同体认识的发源地。因此,明治以来的著名单一民族论者对威胁这种岛国特殊文化的“输入文化”或者是“外来入侵者”显露出很强的警惕感和排斥态度。

在地区间差距很大、民族意识尚未充分得到普及的明治时期，这种辩论在日本社会没有成为主流。在宣扬民族主义的战争时期军国主义体制下，认为日本人是多民族集团的认识算得上是一种社会常识。但正如前面所述，在日本迎来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单一民族论很快在日本社会生根发芽，以致对外国所持有的对日认识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日本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形成了高度均质的社会。另外，由于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本国的农村地区向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对引入外国劳动力的需求很低，所以与欧洲相比，它是以较低的国际化水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

但近年来，这个明显均质化了的社会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少子化问题的显现，日本面临着必须大规模接收外国人、否则就很难指望社会能够有所发展的局面。因此，至今对接收外国人一直持消极态度的日本，也开始逐渐开放门户。也就是说，全球化浪潮向日本社会涌来。与此相伴而来的是，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对全球化的过敏反应逐渐显露出来。近几年，在法国和德国，排斥外来移民的保守主义倾向有所增强。在日本，则引起了全球化与战后逐渐具有影响力的日本民族主义、即“单一民族”同一性之间的冲突。

全球化主要在两个方面受到“单一民族”同一性的排斥，按此推导，它又导致日本国内对中国负面印象的膨胀。第一个方面是外国人大量流入日本社会。日本社会有一个普遍的想法，那就是文化上的均质性带来了社会的和平，所以对属于异己分子的外国人本来就有很强的警惕心理。因此，伴随近几年在日本外国人人数的规模增加，外国人犯罪率激增，媒体的过分报道又火上浇油，在日本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危机感和社会不稳

定。^③这些危机感和社会不稳定引起排外言论的高涨。

日中关系中令人担忧的是在外国人犯罪中旅日华人犯罪明显增加。其犯罪案件数占 2000 年度在日外国人犯罪总案件数 22947 件的 62%，2003 年上半年（1 月至 6 月）被立案的旅日华人犯罪案件数是 7449 件 同比增加了 42.4% 被逮捕人数为 4109 人 增加了 37.2%。^④这种情况是日本国内对中国人发出排斥言论的一项要因。

2001 年 5 月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产经新闻》的报道中表露出他的危机感，他担心外国人的犯罪、尤其是中国人犯罪的蔓延，很有可能使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理想状态和性质发生变化。^⑤石原慎太郎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支持单一民族论 他认为日本社会是均质、等质的 因此是和平的 如果流入异己分子，该和平秩序就会混乱。^⑥可以说，他的言论象征性地体现了单一民族论的观点。石原知事针对外国人带有歧视和排斥性的发言，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但媒体也连日报道了在日华人的犯罪问题。由于这些舆论报道，尽管一年里访问日本的大约 95 万中国人中，实际犯罪的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人，然而日本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却呈现增强趋势。除了石原知事外，最近神奈川县的松泽成文知事声称要把中国留学生作为罪犯对待，也引起了很大的问题。也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日本对华排斥主义倾向的表现吧。

引起全球化与“单一民族”同一性冲突的第二个方面，是产业的空心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跨越国界进行经营活动的趋势是很显著的。企业为了削减成本而在有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建设工厂。因此，产业空心化在发达国家中成为普遍问题。随着亚洲各国技术实力的提高，日本企业也在各种各样的领域被卷入国际价格竞争的行列。所以，日本企业为了生存而接连不